

什么是“雪中送炭”？

在为他举办的作品义售活动上
严重失忆的老摄影家赵震海紧紧抱着老朋友
半天不肯松开,想说点什么,就是说不出来
这场义售为他筹集20万元善款



他紧紧抱着老朋友,半天不肯松开,嘴里想说些什么,但就是说不出来。

曾经是著名的纪实摄影家、摄影编辑、摄影讲师……现在,65岁的赵震海更像是一位迷路的老人。

患病逐渐失忆的几年里,他没有能力继续用镜头记录时代,而是与现实的病魔单独会话。

多年前辞职后,他没有医保、社保,没有收入,冬天家里没有暖气。

2011年12月8日,郑州晚报独家刊发了《他拍摄的中原农民曾影响了一代摄影人 如今老摄影家赵震海看病吃药都成了问题》的报道,引起全社会关注。当年年底,网友帮他义卖了400本摄影集,筹集6万多元,帮他暂时渡过了难关。

但,患上阿尔茨海默病(又称失智症)的赵震海病情加重,生活不能自理。

为了解决他今后的医疗和生活问题,1月11日下午,在航海路一家影像画廊,朋友们为他举办了一场作品义售活动,筹到20万元善款。

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/图



走着走着,赵震海眼睛湿润了,不时用纸巾擦拭眼角。

义售还没有开始,100张照片已订购一空

1月11日下午,郑州晚报记者赶到画廊时,摄影圈的一些朋友已经到了。影像画廊负责人、此次活动的执行人罗勇热情招呼着大家,让座让茶,但很少有人落座,大家都被画廊内张挂的赵震海10幅代表作品深深吸引,驻足观看。

正是这些作品,为赵震海

赢得纪实摄影家等赞誉。

这10幅作品以20×16厘米的规格精心放大制作,作者签字由赵震海爱人李素萍代笔,赵震海摁上指印和印章,加盖影像画廊钢印。每幅作品限量10张,共计100张,每张2000元。

画廊里有一块木板,标注

“只是想在家里挂一幅老朋友的作品”

一位老者来到室内,罗勇立即迎上前去。这是认购者之一、省职业摄影家协会主席陈晓琦前来交款领取购买的作品。

他说:“我其实算不上购买,只是想在家里挂上一幅老朋友的作品。老赵病了,我们搞摄影的都有义务帮上一把。”付款拿到作品和证书,因

为有其他活动,他匆匆离去。

屋子中间一个大屏幕电脑上,播放着影友们探望赵震海时拍的视频。片子中,赵震海一直站着,显得局促又木讷。

罗勇说,已经有人去接赵老师了,今天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,他的很多老朋友都要来,一定要让赵老师和大家见个面。

抱着老朋友,他说点什么,就是说不出来

当天下午2点40分,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于德水、副主席姜健来到现场,他们分别坐高铁和飞机从外地的活动中抽身赶来。

不久,赵震海和妻子李素萍步入画廊。见到多年至交于德水,赵震海特别激动,他紧紧抱住于德水,低着头,半天不肯松

开,想说点什么,就是说不出来。

李素萍说,赵震海的失忆情况极为严重,不仅以前的人和事不记得了,就连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前的事情,也很快忘得一干二净。

他抱着于德水表明他知道这是非常亲近的人,但已经

“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信心和力量”

看完照片,众人落座,罗勇宣布:100张照片已全部售出。还有30多名全国各地的影友打进电话想买老赵的作品,得知作品售罄,一些人想捐点钱,李素萍婉言谢绝了。

对这个好消息,赵震海没什么反应,他招呼大家都坐下,但自己却不时激动地站起来,喃喃地自言自语,却又表达不清。

了解他的姜健替他“翻译”:老赵仿佛回到了当年摄影人聚在一起开会研讨的情景,特别高兴,只是觉得地方太小了。

突然,赵震海声音不算很大但清晰地喊了两声“德水”!于德水听到了,急忙走到他身边,两个人的手紧紧相握。于德水激动地说:“他能记起并喊出我的名字,看来今

着每一张照片的销售情况,所有照片都有了认购人的名字,有的打了钩,有的还空着。打钩的表示已经付钱。认购者中,好多名字在摄影界如雷贯耳:曾璜、那日松、盛希贵、杨延康……

所有的作品都有了认购者,也就是说,义售活动还没有开始,照片都已经全部售出。

据介绍,老赵一辈子的精力、财力都用在摄影上,没有正式工作。近年来,家里所有的开支都靠赵震海妻子李素萍维持。李素萍在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打工,每个月2000多元收入,老赵吃药就需要花1000元。

赵震海患病后,多方人士曾努力为他解决社保、医保奔走,但因种种因素无法解决。

叫不出名字,心里非常着急,只能用肢体语言来表达。

于德水拉着赵震海的手,围着画廊里展出的作品,慢慢走了一圈。

看着大幅的黑白影像,赵震海走着走着,眼睛湿润了,不时用纸巾擦拭眼角。

天真的高兴了!”

于德水说:“最近几年,老赵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,生活都陷入窘境,作为同行,我们义不容辞,一定要携起手来共同向前走,我们刚刚在网上发起这个活动,就得到了全国同行的积极响应,短短的时间内作品全部售出,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信心和力量,感谢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。”



提醒

拎着大包小包 坐公交车办年货 别把东西落到车上

年关将至,坐公交车去商场、超市办年货的市民越来越多。拎着大包小包,一时照顾不过来,好些人成了“马大哈。”

郑州晚报记者 冉小平

挎包忘座位上 付钱时才想起来

前天下午,常女士带着3岁儿子去南阳路黄河路口南200米路西一商场办年货,买完东西后坐8路公交车回家。

“当时手里提着东西,又要照顾孩子。”常女士一上车觉着热,顺手把外套脱了放座位上,随手带的挎包也放座位上了。

下车后母子俩到家属院门口的便民店补充物品,付钱时才发觉挎包不见了。

常女士一蒙,一下子意识到忘公交车上了。当时挎包里放了1500多元现金,还有一张医保卡和几张银行卡。

她当即联系调度员,不巧仍无结果。昨日上午,常女士到银行补办银行卡时接到了8路公交车调度员电话,称捡到了一个挎包。

经确认,包正是常女士的。原来,车子到终点站后,车长开车回场加油,并没发现挎包,之后打扫卫生时才发现。

同期失物增加1倍

年头岁末,公交车上失物明显增多。据公交二公司统计,1月1日至1月13日,二公司共捡到失物91件,去年12月1日至13日只有46件,同比增长98%。

这些失物多为钱包、银行卡、手机、驾驶证等,也有衣服、小家电或食品等。

公交二公司负责人说,随着春节临近,不少乘客带着大包小包乘坐公交车到火车站、汽车站,由于行李较多,可能拿漏。

他提醒,客上车后,最好把行李放在自己的腿边,或者手拉着行李,这样行李始终在身上,就不容易忘了。

此外,下车前先仔细检查一遍,确认东西没掉再离开。如果发现物品在公交车上丢失,乘客可到调度室询问或拨打所乘线路车厢内公布的服务电话查找。

线索提供:谢女士
(稿费50元)